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八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杜莘老

王十朋

吳芾

王希呂

陳良翰

李衡

張大經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唐工部甫之後舉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以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求言莘老陳時弊十事進一階歷殿中侍御史陳後卿既解言職力求去上以莘老言復留金遣使致嬾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上疏力贊謂當待以不懼則人

心有恃而士氣振矣樞密周麟之聞金將盛兵犯邊大
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
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
乃責瑞州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亟輦重寶歸
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竄之內侍張去爲取御
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共駭口語籍籍莘老彈治
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爲御馬院致仕
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
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
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

原帛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一
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
之職乞賜竄死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
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聞
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
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
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卽
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

詣門以禮致之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及去老稚攀留思之如父母饒父旱入境
兩湖積霖入境卽霽凡禱必應其誠之所感如此東宮
寔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遂力疾造朝詔給扶減拜又
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紹熙三
年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
奏其名逮沒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
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
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州獄

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外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以薦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䟽勸親征高宗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啓還京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禦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柔末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鑿之後西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振而見危授命首有人矣出知婺州孝宗立陛辭陳裴垱對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改知紹興府遷至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與祠陳俊卿與芾俱以剛直見忌相繼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芾知太平州又知隆興

府前後守六郡各因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與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嘗曰視
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
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
士爲文豪健後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南渡居嘉興登進士第孝宗獎
用西北士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張說擢簽書
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
責遠小監當尋悔改宮觀希呂直聲聞遠邇雖以此黜
亦以此見知歷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

宋去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
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嘗抗論近習用事上變色
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
字來矣守廬州又兼安撫使擢江西轉運副使及守紹
興皆有政績江西時出所作卷石記示僚屬一幕官舉
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無屋
可居紹興歸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于家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強梗
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
民就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

此心如虛堂懸鏡耳遷至 監察御史孝宗除右正言金

人再移書求唐鄧淮泗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棡

良翰言仲賢輕佻無恥棡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

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

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變然稱善仲賢至汴輒許金

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

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

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

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

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

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材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職兩淮旣撤備金大入上始深悔太學生數百
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
是始改良翰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
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
事中未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召爲太子詹事一日出
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
未至者良翰疏八弊上嘉歎詔兼侍講以疾告老除敷
文閣直學士奉祠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
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朴迎合

投劾于府拂衣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治狀聞
詔進一秩尋召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
出知溫婺台三州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
孝宗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除
侍御史以老固辭不許善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
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
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上知
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
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
國士爲四賢詩紀之衡後疋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

衡初入辟雍同舍洛人趙孝孫得程頤之學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孝宗以

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大經首陳士風梏克媮情誕慢浮虛四弊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論近習韓僕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閭羅上依奏鑄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微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袞寧宗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逮疾革語

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

論曰南渡權奸相踵沮塞言路迨秦檜死高宗始親政繼以孝宗勵精竝矯曩弊容納忠言如杜莘老等間逆心難堪亦不深譴良以作士氣廣聰明是故小康之治臻焉夷考七人者皆信道不惑足當大任用若克究其效宜何如耶

王大寶 汪應辰 陳良祐 李浩

汪大猷 劉儀鳳 李燾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貢辟雍建炎

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移病歸數年差監登聞鼓院奉台州祠復數年趙鼎謫于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子枋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進秩知溫州又提點福建廣東刑獄孝宗卽位連擢右諫議大夫張浚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請講和大寶極論之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銓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

寶論湯思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尋請致仕督府旣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初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奉祠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鄉舉進士俱第一年甫十八高宗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爲改應辰卽欲除館職宰相趙鼎言且今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

鎮東軍簽判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
名山卽應人曰此相公雨鼎曰乃狀元雨也召為祕書
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
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
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餽粥不繼
應辰處之裕如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
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
者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
應辰為文祭之曰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

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胡寅遣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泐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旣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勅獄旣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知婺州尋以憂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恐權吏部尚書又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孝宗將建

爲太子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
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
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
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
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伯密議以光
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
不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
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
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
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字

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宣撫使吳玠死應辰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召還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

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
將爲便私計也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中臣上曰乃
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
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
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
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棟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
歸譖之連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淳熙三年卒應
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
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
用兵克敵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
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
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中歷左司
諫孝宗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請省覽太宗政
要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
亦當以魏徵自勉時詔起復左相良祐言起復非正禮
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累遷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至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

之志未嘗忘懷然詢謀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與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求侵地乃啓釁之端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後許自便久之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時秦熈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歷太常主簿兼光祿寺丞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此習尚存至是浩與王十朋數人始相繼言事間

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明祠歸孝宗卽位以太常丞召兼
權吏部郎官浩雅爲溫魚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以共
濟張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愛重之他日外
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浙河水災應詔條時
政闕失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
之乞外得台州除直祕閣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
門囊橐爲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
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
疏方上權叅政劉珙越次奏浩爲豪民所誣上顧曰守

臣不畏疆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
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如浩斷浩
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權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
為之志至臣不能奉行延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
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
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
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
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
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忤宰相力求外以直寶文
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越三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

者八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
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饒倖之路未塞所
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
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
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
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浩中立不倚相與謀嫉
諫議大夫姚憲論罷與祠屬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修
撰寵其行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卒
年六十一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

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忠憤激烈見忌於衆上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人不敢干以私云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以父恩補官登進士第累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䟽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東宮建兼太子左諭德侍講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上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數事上嘉獎歷權吏部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奉太平興國祠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直贖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奉舊祠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水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南康軍居住仍奉舊祠後提舉上清太平宮連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

甲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好周施敘宗族外族
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
所著有適齋存豪備志訓監等書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登進士第十年始赴調尉蓬溪
監者陽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起居郎趙
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得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兼國史院編修官兼
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奉入
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
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復集英殿修

撰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卒年六十六儀鳳
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前輩接故平生多踳躓一跌遂不振云

李壽字仁甫眉州人唐宗室嘗王之後父中登第知仙
舟監壽甫冠憤金儲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
務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仕州縣有聲以餘暇力學憲恥
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
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
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
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歷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乾道二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
故以爲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
令太常參校開寶嘉祐政和禮書同具修成祭法四
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遂必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以意
數言事不樂壽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
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
淳熙改元被召滴城中火上章自劾刑何熙志奏焚
數不實其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
按奏火數矢實職也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一秩罷職止

既秋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臨遣燾奏日食地
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
兩言又上快箴引大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嘉納
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既而權禮
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
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
讜言賜金紫四年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子扈既中制科
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
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近臣復舉次子塾應制科
以閣試不中程黜扈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

史所劾語連及燾，燾罷。燾亦出知常德府，累表乞閒，與祠明堂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屢墊，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十年長編全書成，詔藏祕閣。燾自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云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旣修，天應乃至。以內祠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勅黃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口占遺表願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
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憲性剛特
立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十朝暨在從列每正色
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
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孝
宗謂無媿司馬遷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文集五
十卷奏議三十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又有五經傳
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及歷代宰相
年表等書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壁壘至執政皆
有文名人比之三蘇壁別有傳

論曰當趙鼎張浚張九成相繼遠謫一時交遊率慮禍
絕踪而王大寶汪應辰乃甘附於黨友其間范滂之風
而興者乎陳良祐諫開邊李浩執法不撓汪大猷鄉族
寤其庇劉儀鳳苦學於祿利恬如李壽恥讀王氏書擅
著述才均從臣之表表者或少燾長編掇拾野史自古
博而精者鮮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八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劉章

李椿

唐文若

胡沂

周執羔

金安節

張孝祥

周崇

蔡洸

莫濛

李繁

王信

陳居仁 張運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十五年廷對擢第一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秦檜嫌不附已風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檜死遷至吏部侍郎復被論予祠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寃亦坐絀起知

信州未久請祠孝宗念舊學歷拜禮部侍郎朝廷議經
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諧
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
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
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彥端
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
問章今年幾何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
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人以其難
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祿
祿上數存問拜端明殿學士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
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
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死椿得補迪功郎至寧國軍節
度推官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當以自隨椿奔走淮
甸綴流民布屯戍察慮壽軍情相山水險要所助爲多
隆興初諸將有以此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
浚曰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
得其地未易守也旣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
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

昔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
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
浚心是之而自以宰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
罷椿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
對知鄂州移廣西提刑又移湖北漕召爲吏部郎官論
廣西鹽法孝宗納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忤張
說求去上慰留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
兼請十三事回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
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
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嘆曰真

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畜時
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
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
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
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
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
以剛中守柔順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最後極言當預邊備以病
請祠特與郡賜尚方珍劑以遣旣而上章請老進秩致
任越再歲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
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
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云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登進士第
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
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
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
多節義之士今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
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
日召對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再判遂寧

府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召爲光祿丞
改祕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意言有國者不可去兵也
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
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特
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
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已劾文若狂誕
出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
州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後召爲宗正少卿復除起居
郎時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
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

三乞起張浚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
卿孰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
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遂起浚知平江府尋改建康
乘輿幸江表以文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
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
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與郡尋改都督府參贊軍
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
州旋請祠章三上未報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沂進士甲科陸沉
州縣幾三十載紹興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孝宗受禪連擢
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舊恩除知閣門事
沂諭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
左遷沂章累上曰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
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與外
祠乾道元年累遷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目疾勾祠六
年出知處州復引疾提舉興國宮八年連拜給事中進
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
而沂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
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者數梗其議

遂以龍圖閣學士仍奉與國宮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情其爲學所得者如此諡獻肅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徽宗擢進士第二至太學博士高宗南渡調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清宰相擬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乃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繪像立祠歷太常丞會建明堂習肄大樂執羔訪輯舊聞制作始備累遷權禮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旣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宣祖

宗法不可亂絲此忤檜御史劾罷之久之知眉州徙閬
州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又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
乾道初守婺州召還以內祠兼侍講首進二說謂王道
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
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
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嘉納一日侍經筵自言學
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
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命釐正統元曆執羔用劉義衷
法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充安恭皇后殿
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

者不怨也拜疏求去除龍圖閣學士奉內祠在經筵二
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累章告老上度
不可奪乃與外祠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
門外搢紳哭之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
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博洽經史尤精於易繇太學登
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
死起歷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
伴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

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
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後復官遷至侍講給事中孝宗
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數事上嘗
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有所見但繳
駁朕無不聽隆興改元龍大淵會覲並除知閣門事安
節封還錄黃又與給事中周必大奏論之命遂寢潛邸
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
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
部侍郎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督
力未愆有愛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

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去
之日縉紳相與嘆羨以爲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
比卒年七十七後累贈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
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平生未嘗求薦
於人初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爲中司時
所薦盍往謝之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
往其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
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
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孝祥字安國自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孝祥方弱冠高

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秦墳曹冠力攻程氏專門
學考官定墳爲首孝祥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
是擢孝祥第一而冠墳次之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
度判官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旣知孝祥乃
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
于殿廷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
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得釋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
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累遷起居舍
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

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同館職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遂罷與祠尋除知撫州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湯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歷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以言者改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又被劾落職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又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請祠卒年三十八孝祥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

將名世又優於吏事所至以治辦稱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周宗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至左中奉大夫宗警敏力學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末邊事方興命宗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竝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命卽維揚進至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民多流亡宗極力招輯按堵如故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

未幾知臨安府請禁貴近奢靡浚河流以通舟楫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奉祠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復奉祠亟告老尋卒年六十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徙居雪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復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以戶部侍

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孝宗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洗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卽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洗事親孝喪未易名力請于朝得賜諡奉入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舊所賜銀鞍韉治行云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寺正孝宗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遣措置浙西江淮沙田盧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

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金渝盟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坐勒停宣諭使江澈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累遷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年六十一贈正奉大夫

李繁字清叔崇慶人第進上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

振活十萬人明年又饑諸郡盜起綿獨按堵歷提點成
各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
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又饑劍外和糴
正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泣
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繁奏免之徙倉部員外郎
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
同繁相度以聞繁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
上奏疏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梁
洋間繪像祠之語在食貨志擢守太府少卿上意方嚮

用而繁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
卒上優恤焉初繁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
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
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後吳曦果叛安
丙既誅曦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孰如李公先見者于
繁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

卷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授建康府學教
授父喪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而嘉
之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權考功郎官銓曹為清授軍

器少監兼官如故以母憂去吏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
闕無再爲考功旣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
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至左司員外郎
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
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
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
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寔失祖宗
忠厚之意華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
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又論朝廷有恤民之
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又論豫備三說及屯田利

害上皆嘉納歷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金肄射都亭運中的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上亦虛心延訪益抗志不回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與祠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
東安撫使山陰境有德徠湖四環皆田歲古潦信創啓
十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堤化匪浸爲上腴民繪像
以祠更名曰王公湖加煥章閣待制知鄂州改池州疾
劇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數日信卒遺
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家明州以父膏蔭入仕舉進
士秦檜與膏有故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虞允文欲引爲用不就欲與論兵謝不
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

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色動徙主軍器監簿宗正脩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不憚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也累遷權禮部郎官力請外知徽州秩滿邦人挽留入對帝嘉獎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以治行天下第一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累遷起居郎尋兼詳定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權直學士院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節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要術也以集英殿修

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有因告糴殺人者
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
守鎮江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
州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
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
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號稱循吏所至立祠祀之有奏
議制彙詩文行世子阜有傳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入太學登進士
第賜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佳政擢度支郎中爲高宗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皆施

行累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主欽恕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並聽納連遷戶部侍郎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紛連贊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駕還西外得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徠安輟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卽位連請老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乾道七年鄱大饑連首發粟二千石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疏致政不許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定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劉竟始見黜而不悔晚被眷而不驕李椿多建白

十為柄臣近倖所嚙唐文若胡源之正論直氣周雍其
金安節實謙之張孝祥仕學俱優周源而下老入者並
稱良吏何乾淳之多賢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